

文章正宗

十

文章正宗復刻卷第十六

議論

薄昭予淮南王書

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孝文初即位自以爲最親驕蹇縣不奉

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常謂上大兄怨辟陽侯自袖金椎椎之文帝赦之厲王以此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出入警蹕稱制自作法令數上書不遜順文帝重自切責之令帝舅將軍薄昭予書諫數之云云

漢書下同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不欲使錯在王國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

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骹也。曲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屬謂委棄之也。皇帝不許。使王母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廼輕言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

犧牲豐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
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
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
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
無禮謂請守母冢自爲名節而表異行用此矜高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
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
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
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
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
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

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

頃王高帝

兄仲也。匈奴入代不能守。高帝奪其國退爲郃陽侯。

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

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

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大上。

天子不可得也。

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

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

客出入殿門者。衛尉大行主。諸侯蠻夷來歸誼。及以亡

名數目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

得也。

言諸侯王之相欲委罪於在下。小吏而身不干豫之不可得也。

王若不改。漢繫大

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

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
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
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
多不軌。追念曩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
喜。大王昆弟歡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
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
追已。王得書不說。

鄒陽諫吳王書

陽齊人。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

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辭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尙隱。惡指斥言。故先引秦爲論。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云。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始皇帝所治之宮。若漢家未央宮是也。

懸衡天下。

此說

秦自以為威力強固。非論平法也。下又言

陳勝連從兵之據。則是說從橫之事耳。

畫地而不犯。

兵加胡越。

畫地不犯者。法制之行也。

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

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

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蒐。

言上

射飛鳥。下盡伏蒐也。鬪城不休。救兵不止。死者相隨。車輦相屬。轉

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強趙責於河間。

趙幽王為呂氏所幽死。文帝立

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之河間。立遂弟辟疆為六齊望

河間王。至子哀王。無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

六齊望

於惠后。

高后割齊濟南郡為呂台奉邑。又割琅琊郡封

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也。一

說惠帝二年。悼惠王入朝。呂后欲鴆殺之。獻城陽郡與

魯元公主得免城陽顧於盧博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六子以此怨之弟興居討諸呂有功本

當盡以趙地王章梁地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

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

處喜顧念淮南之心思墳墓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而怨之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念其父見遷殺思墓欲

報怨也三子謂淮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言諸國南衡山濟北也

怨欲申其志不肯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為吳非不相救也

舟青陽青陽地名還舟聚舟船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雖使梁并淮陽

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

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

大王患也陽知吳王陰連結齊趙淮南胡越欲諫不敢指斥言故陳胡越之難齊趙之怨微言梁并

淮陽絕越人之糧漢折西河以輔大國以破難其計欲

隱其辭故謬言胡益進越益深為大王患之以錯亂其

語若吳為憂助漢者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

游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

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

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

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

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無忽。察聽其志。臣聞鷺鳥

系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絃服叢臺之下。

者一旦成市。絃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也。叢臺趙王之臺也。在邯鄲。而不能止幽

王之湛患。幽王謂趙幽王友也。湛讀曰沈。沈患言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東

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厲王淮南厲王長也。西謂廢遷嚴道。

而死於。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謂諸

專諸賁謂孟賁。皆古勇士也。故願大王審畫而已。畫計也。始孝文皇帝。

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

朱虛東褒儀父之後。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之意。深割嬰兒王之。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

壤子王梁代。文帝之二子。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謂其肥盛曰壤。益以淮陽卒

什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濟北王興居反。見誅。囚弟

於雍者。淮南王長有罪。見徙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今天子新

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

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

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言吳當絕滅無遺嗣也。高皇帝燒棧道。水

章邯。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也。兵不留行。收弊民之倦。東馳

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荆王以

失其地。荆亦楚也。謂項羽敗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言不可願

大王孰察之。吳王不納其言。

枚乘奏吳王書。字叔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云云。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而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

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
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
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
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隊
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
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繫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
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
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繫卵
之危。走音奏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
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

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欲湯之滄。

音愴

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

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

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廼百步之內耳。比。

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

乘自言所知者遠。非止見百步之中。故謂由基爲不曉射。

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自何來。泰山。

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幹。

統。古綆字也。單。盡也。盡極之。綆斷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

爲汲索所契傷也。

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

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蘖。足可搔而絕。手可
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底厲。不見其損。有
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按此天
下名言
也。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
不納
乘去而之梁
從孝王游

又說吳王辭

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晁錯為漢定制。度損削諸侯。吳王遂與六國謀反。舉

兵西鄉。以誅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枚乘復說吳王云云。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
笮西南夷也。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

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擒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脩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笱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諂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訾量也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天子聞吳幸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

而居過於中國。隱匿謂僻在東南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

方輸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

府。言漢此時有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軌而轉粟西鄉。輸雜出貢賦入於天子。猶不如吳之富也。

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言漢京師所仰須山東漕運以自給。

也。海陵縣名。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固守禽獸。

有吳太倉。不如長洲之苑。長洲吳苑也。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

吳以海水朝夕為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

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十分之中可冀五分

無患故云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

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習水戰者也。襲大王之都魯東。

議論

海絕吳之饑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

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

不負其約吳楚反齊守齊王殺身以滅其跡齊孝王聞

守距三國後欒布聞齊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

殺師古曰齊王傳云吳楚已平齊王乃自殺今此枚乘

諫書即已稱之二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膠東膠西濟南

傳不同當有誤者四國不得出兵其郡淄川王也發兵

應吳楚趙囚邯鄲漢將酈寄圍趙王此不可掩亦已明

皆見誅矣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

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時皆仕梁將北地弓高宿左右

韓願當也宿止也言弓高所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

將之兵屯止於吳軍左右也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吳王不用乘策卒見禽滅

漢既平七國乘由是知名